

虞初志

上海掃葉山房發行



線
857.22
6726
v.3

舊籍

虞初志卷四

崔少玄傳

鍾瑞先評
猶是作宮
詞手

湯若士評
居無欲天
自不應作
有欲想念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綃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瑠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於盧陸陸小字自列歲餘陸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遙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峰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陸曰玉華君來乎陸怪其言曰誰為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既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天人之音陸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陸拜而問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騭所積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諡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



唐王

建

頭一轉責
謫隨加無
謂太上之

苛也

附錄
退之詩云

華山女兒
家奉道座

上錯落如
明星玉皇

領首許歸
玄乘龍駕

鶴來冥青
雲窓霧閣

事恍惚重
重翠幔深

金屏仙梯
難攀俗緣

重浪憑青
鳥通叮嚀

其前後叙
述恍是少

玄一小傳
扶桑大帝

士當謫落所犯爾為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歎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中日獨居靜室陸既駭異不敢輒踐其閤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陸詣而觀之亦皆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泄沈累至重不可不隱陸守其言誠亦嘗隱諱泊陸罷府恭又解印組得家乎洛陽陸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載謂陸曰少玄之父壽算極於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於人間為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

金書即黃庭內景書
袁石公評
子瞻詩云
飛符御氣
朝萬靈悟
道不復誦
黃庭少玄
持假金書
以點醒汾
州句第視
為長生藥
耳
袁石公評
卑辭屈體
止傳一二
啞謎少玄
大是寡恩
故余謂保
少玄之玄
珠不如搗
雲英之玄
霜
袁石公評

附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噲酒三爵手持
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詰於陸陸終諱之經月餘遂命陸語曰玉清貞侶
將雪余於太上今復召為玉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
欲反神還於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無泄是言遺余父母之念又以
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情畢於此矣陸跪其前嗚咽
流涕曰下界蟻虱黷污上仙永淪穢濁不獲昇舉乞賜指喻以救沈涸久
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余留詩一首以遺子余上界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
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一之元匪受自
天大老之真無上之仙叙美則真形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光舍影
藏體性剛柔丹青碧虛上聖之傳百歲之後空餘墳丘陸再拜受其辭晦
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為指明少玄曰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
有時至景申年中遇瑯琊先生能達此詞與君開釋方見天路未間但當

袁石公評
崔少玄傳
掃葉山房石印

項斯詩云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回想音容能不嗒然自喪屠赤水評叙其年譜數盡復昇袁石公評計其時日與其人姓名出處有如合券屠赤水評玄珠心鏡標目亦儘有妙義

袁石公評讀魏夫人

保之言畢竟卒九日葬舉棺如空發襯視之留衣而蛻處室十八居閨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陸與恭皆保其詩會儒道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瑯琊人也遊華岳迴道次於陝郊時陸亦客於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述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諫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陸陸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咏須臾即得其指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辭句句解釋流如貫珠凡數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陸余執筆盡書先生之辭目曰玄珠心鏡好道之士家多藏之

南岳魏夫人傳

唐顏真卿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

傳杳冥玄
邈莫可憶
測魯公所
稱列仙姓
字道號瑤
宮瓊闕及
金函玉笈
若一一述
所見聞至
於例列尸
解煉形復
質令人目
瞪心駭聞
魯公遇害
成棺視之
尸已失去
言是兵解
則魯公即
太極東華
諸真神侶
不過現身
出世闡揚
道教故作
此傳

好道靜默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闕見。常欲別居。閤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室宇。齋於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王。清虛真人。王褒來降。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教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法。農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陽滌山中。爾勤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克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

湯若士評
諸經名目
亦奇艷甚

屠赤水評
縹緲希微
的是石室
素書九天

玄語
又評
指派遡源
恍如面命

袁石公評
火足金流

虞初志

卷四

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為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為太常所敕，使教於魏華存。是日丹良吉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為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為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昔受秘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之口，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予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為簡，青玉為字，至華存則為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

唐赤水評
曉露沾花
妍翠欲消
湯若士評
空靈蕩漾
雅語堪擷

袁石公評
玉醴金漿

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王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殊、擊西盈之鐘、陽谷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金、拊九合王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啟之章、清虛詠駕歛之詞。既散之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之亂，荒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之亂，携二子渡江，璞為庾亮司馬，又為溫太真司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為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達江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遂得冥心齋靜，真靈累感，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二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

交梨火棗
其騰飛餌
即九轉丹
耶

又評
既云託劍
化形又云
白日升天
蟬蛻羽化
蓋於尸解
外別顯一
奇矣
屠赤水評
玉札金書
對楊休命
說得歷歷
可憑

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
 玄仙遣飀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
 極四真人清虛王君合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并分別真經秘要
 道陵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
 所以偏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為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
 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
 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
 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
 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
 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為仙者而男之高仙曰
 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
 於玉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

又評
李頎仙歌
酒闌可奏
雲和笙七
龍五鳳紛
相迎魏夫
人當日光
景自應爾
爾

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
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
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
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共
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
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
黃庭內景注叙青精饌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
於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真白真
詰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
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
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
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

袁石公評
丹砂青空
物外異實

層赤水評
真誥云體
未真正穢
念盈懷其
於道尚隔
兩塵斯言
信矣
袁石公評
只此二語
打破玄關
八九重矣

虞初志

卷四

南岳魏夫人傳

五

掃葉山房石印

總轡太空手携烟霄足陟玉庭身昇帝闕披寶喻精論九玄之逸度汎萬
春之長生真言玄浪高談玉清今則迴靈塵埃訓我子弟周日五濁勞神
臭腥子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慮斯蕩散念且慎之仍
云河東桐柏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
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
心殫意竭如履水火久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
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
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
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區故當困煩以無領耳為道者精則可矣有精而
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恠心消豁穢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
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籥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
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

又評
抒文按典
不類浮漚

屠赤水評
織女回車
指點歸路
仙風縹緲
洗盡腥羶

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賈季子咽金液而
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服雲散以潛昇猶頭
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薤入清冷之泉
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徵乎得道趣捨之跡固無常
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尸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
生人尸解也足不清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
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解之例也若死
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散血沈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
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
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
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巖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為真人是也若
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

湯若士評
是一冊集
仙錄

袁石公評
片石孤雲
窺色相清
池皓月照
禪心
又評
廣成子云
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
慎內閉外
多知為敗
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
魯公斯傳

虞初志

卷四

南岳魏夫人傳

六

掃葉山房石印

天也。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晚向暮去者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迫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為二豎子而致斃乎？智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然與尼丸為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貞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觀察之氣，內有愠結之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

一一一關其
秘矣
屠赤水評
太白詩云
倦尋向
岳應見魏
夫人余謂
覽魏夫人
傳不必向
南岳矣

鍾瑞先評
此傳宛素
俊潔至茅
山一九奇
快千古
袁石公評

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輶上真宴瓊臺
邈為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頻翹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遠人事則
可預使爾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
置壇歲久撫梗踪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為花
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教道士蔡偉
編入後仙傳大歷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袁石公評 空靈縹緲勝麻姑壇記多多

無雙傳

唐裴說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
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
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

虞初志

卷四

無雙傳

七

掃葉山房石印

召約數語
可見無雙
已繫紅絲
後來兩兩
關情便非
私媾

屠赤水評
比前戲狎
時龐兒越
整
李卓吾評
寫情寫景
綽有餘妍

袁石公評
有此參差

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為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願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媾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為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致於學舍弟子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窓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為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

後來一許
翻覺有味

湯若士評
兒女情深
英雄氣短
殊不是國
爾忘家
袁石公評
偶乘兵亂
陡獲佳配
仙客誠幸
矣獨是未
占風流先
經波浪則
好事固多
磨也
屠赤水評
劉震大臣
不靖節赴
難而思避
難固難免
董狐之書

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弃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為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鑰，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遠城至，啟夏門，門亦鑰守，門者不一，持白楮，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

虞初志

卷四

無雙傳

八

掃葉山房石印

法也偽命
 之受為祀
 賊所枉宜
 哉
 袁石公評
 業與無雙
 有約即當
 守死勿去
 便作橋下
 尾生何恨
 乃驚竄襄
 陽恐情種
 固不爾爾
 袁石公評
 一宵旅宿
 自謂相聚
 非遙孰意
 陡生禍變
 可見人生
 悲喜無常
 李卓吾評
 宛轉尋採
 蘋是無聊
 之極思

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為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授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

湯若士評
鷓鴣已占
枝頭早
袁石公評
若非知長
樂驛則無
雙此去便
是針沉大
海合求官
職全是塞
鴻啟發所
以藕斷絲
聯破鏡復
合此着關
係良亦不
小
湯若士評
癡想情鍾
乃爾
袁石公評
王生希冀
萬一亦是
情理之常
獨無雙之

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為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羶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為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為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諠譁而已。至夜深。群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閤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

出若有所使則天所以成就兩以成就兩耳李卓吾評只一二語中其嬌姿宛然可掬袁石公評一封書內却有九轉丹丸屠赤水評正是明朝又值塵沙道雪暗雲黃各斷腸袁石公評雲邊雁字點點離愁李卓吾評仙客交好押衙不露

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問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問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為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廻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啟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

真情一字
最為委曲

傳神

李卓吾評

于俠烈處

見其躊躇

曲盡英雄

本色若於

此容易承

認便只是

一莽男子

如何幹得

大事

湯若士評

英雄氣色

只此數字

中

屠赤水評

此中一片

苦心鬼神

莫知古生

不知費幾

許心血矣

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

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

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

生今死矣為之奈何流涕歔歎不能自己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

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

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

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生後掘一坑坑

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

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

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

百縑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鼻篋人在野

外處置訖老夫為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

袁石公評
救出無雙
便可謝仙
客矣後來
一陣殺法
大奇究竟
自刎以滅
其迹尤奇
之奇古來
奇男子只
要做得事
成看這一
夥頭顱直
恁飛蓬飄
梗

屠赤水評
侯生自刎
以送公子
不意復有
古生千載
而兩
附考
幽怪錄云
小娥姓葉

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
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
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若罕有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
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
走竄其後歸故鄉為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鄒臣虎評 夫以宮禁越絕之中而識閭巷之古生此其人非女子矣
古生有言洪乃人間一片有心人也余於無雙亦云

謝小娥傳

唐李公佐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
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蓄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婿同舟貨往來江

氏嫁大賈任華及考之唐書列女傳則娥固謝氏女而嫁段居貞確矣袁石公評是極痛極慘事得一小娥翻出一段極奇極快事如此女郎抹殺古今多少鬚眉丈夫屠赤水評伊父與夫夢語何不直告其名設此謎語曰不如此不奇

湖間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為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姓與同僕輩數十悉沈於江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木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辯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辯余遽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而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為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中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木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

袁石公評
李公固善
解善解者
寧一李公
想蘭春等
數合授首
故此明白
挾出
湯若士評
一番堅忍
沉毅力量
的是偉男
子
袁石公評
至此觸物
增悲自應
求報獨娥
一柔脆女
流乃纔被
殺劫便能
銳志竭謀
必欲宛轉
求濟而後
已固是大

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亦中矣，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
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
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
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為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
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至，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
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
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
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
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
妻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大鯉兼酒，詣蘭。娥私
嘆曰：李君精悟玄鑿，皆符夢言。此乃天啟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
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沈醉，卧於內室。蘭亦露寢於庭。小娥潛鑊。

奇湯若士評
寫得痛烈
屠赤水評
一手刀一
生擒其黨
數十悉就
擒戮如此
快心事十
古未許有
二又評
霜毒兩新
四字妍翠
欲滴的是
苦行頭陀
袁石公評
有一副殺
人手段有
一副戒律
操持從來
成佛作祖
斷非模稜
人做得

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隣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賊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尋陽太守張公喜。因而行覈其事。廉吏旌表。乃得免死而已。元和十二年夏。歲復夫父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為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五月。余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郎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父讐。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尼師曰。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為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讐。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

又評
不忘李公
不止是知
恩感激也
只是義夫
念篤所以
着處經心

屠赤水評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鍾瑞先評
此係當時
實事故文
不甚雋永

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辯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讐。究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泛淮。雲遊南國。不復而過。

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讐。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也。如小娥。足以做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鄒臣虎評 夫鬼神既已示之夢中。即示之耳。故作隱語。豈前知有射覆者。顯其竒。即娥之為女。為孀。為傭。為尼。殆不可方物而究也。於父孝於夫。貞古所稱。有道仁人也。雖曰女子。我不信之。

楊娼傳

唐李羣玉

袁石公評
即此想見
楊娼的是
烟柳冠軍
屠赤水評
何便至是
可畏哉
袁石公評
無此戚里
便是一段
好姻緣

湯若士評
陽為諾而
陰為計悍
至此乎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為之飲，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于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淫喜，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而無歇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為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捧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言仁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即命娼冒為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

屠赤水評人於此為楊危不知此楊之幸也倘俟見帥時為此不幾白璧投猛火乎袁石公評楊娼之色不亞李勢女郡主之妬不減戚里人或者我見亦憐未可知也又評這纔是要那戚里人何用

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鑊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歿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為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撒奠而死

贊曰夫娼以色事人者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為娼差足多乎

袁石公評 帥以憤死楊以身殉戚里之悍真千古罪人哉雖然戚里不悍而楊之節篋繇觀矣

李娃傳

唐白行簡

李卓吾總

評觀鄭生墜

鞭稅院託

遠借宿謀

匿尋別種

種所云世

俗小聰明

小伎倆耳

却成乞馬

本錢安得

如沂國夫

人說母卜

居買書勸

讀倍業辭

婚若大經

濟若大主

張逼真女

中俠烈也

誰謂沒鬚

眉中便無

男子乎其

四子皆為

大官弟兄

沂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歎故監察御史白行簡

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

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為時輩推伏其父

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

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

且豐爾之給將為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

安居於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

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

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

其從者勅取之累眄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

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

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

虞初志

卷四

李娃傳

十四

掃葉山房石印

婚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悉所以報沂國也如鄭生者不失乞兒本色安得有此鄉虎臣總評史稱設形容楔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固庸態也娃之濯淖沉滓仁心為質豈非所謂蟬蛻者乎士不因辱不激不激事不成假令鄭子能

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接，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伎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異。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叙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鼓已發矣。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真其遠而見留也。姥曰：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濶，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

自豎建顯
當世則娃
幾與新王
夫人媿美
矣
袁石公評
遺策郎三
字風流間
雅令人欣
然有附驥
之思
湯若士評
畫出動人
模樣
曆赤水評
歷叙前事
如波興雲
委儼在畫
圖
又評
娃數語大
是得體
李卓吾評
姥湊趣數

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踈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
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於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糲奩衾枕亦皆侈麗。
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
曰：前偶過其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常或捨。娃曰：
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
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慾存焉。情苟相得，雖
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謝。
焉。曰：願以己為廝養。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
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倡優儕類，嬉戲遊宴，
囊中盡空。乃鬻俊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盡。邇來姥意漸怠，妓情
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
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知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

語雖或而是心非然情苟相得句是徹骨語固非姥不能言也湯若士評一篇情節盡在八個字中李卓吾評計出自姥則可若說李娃合計恐能為汗國者未必如是袁石公評逆訪視笑關目宛宛欲真又評固套已定生不及預

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觀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竒食頃有一人鞞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其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徒

屠赤水評
始目為千
里駒乃稍
不當意便
筆楚決絕
忍哉父也
亦大不知
子矣
李卓吾評
鄭太守固
不如李娃
且不如肆
長多矣
李卓吾評
此等事業
也從風流

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問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與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慄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迺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嫖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披布裘，裘有百結，縷如懸鵝，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

中得來

袁石公評
前闔一扉
今啟一扉
固是狎邪
本色

屠赤水評
人情吐弃
娃獨收之
狼藉之餘
擁抱護持
長慟欲絕
誰謂烟花
中無貞女
烈婦
湯若士評

虞初志

卷四

李娃傳

十七

掃葉山房石印

鄺肆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
 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
 獨啟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嚮悽切所不
 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
 瘠疥癩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耶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
 頷頥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
 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絕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忽曰當逐之奈
 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
 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矢志不得齒於
 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因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
 為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
 神不祐無自貽其殃耳某為老子迄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

老姥須以勢望壓之固是常法又評一番正論又有一番婉辭

李卓吾評人家內子下者恣淫荒之習上者捺鹽米之微有勸郎讀書者幾人但聞有勸不讀書者耳袁石公評若李娃者却不是個催官星

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為湯粥。通其腸。次以蘇乳潤其藏。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以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歛衽。喜歎。願友之。而不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

屠赤水評
一女人心志

量斷不肯
作第二流

人物洵是
女丈夫

李卓吾評
想頭極好

都似拿班
又評

乞丐伎倆
固如此

袁石公評
固當如是
娃真千載
人若律以
報施常套
豈不味殺

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礮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群英生
 繇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俊生應直言極諫策
 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
 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
 婚媾無自黯也勉思自愛某從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
 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劔門當令我迴生許諾月餘
 至劔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劔南採訪使浹
 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
 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
 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劔
 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
 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

李娃一片赤心 湯若士總評 叛臣辱婦 每出於名門世族而伶工賤女乃有潔白堅貞之行豈非秉彝之良有不問邪觀夫項王悲歌虞姬刎石崇赤族綠珠墜建封卒官盼盼死祿山作逆雷清慟昭宗被賊宮姬蔽少游謫死楚伎經若是

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歲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

贊曰嗟乎娼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為之歎息哉余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余與隴西李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撫掌歎聽命余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

鍾瑞先評 此傳摹情甚酷

者誠出天
性之所安
固非激以
千名也至
於娃之守
志不亂卒
相其夫以
庭於榮美
則尤人所
難嗚呼娼
也猶然士
乎可以知
所勉矣

虞初志

卷四

李娃傳

十九

掃葉山房石印

虞初志卷四終

虞初志卷五

鸞鸞傳

唐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
 擾雜其間他人皆凶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
 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
 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
 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
 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
 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文
 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
 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

袁石公評 只堅孤二 字見非營 不足以動 生屠赤水評 微之云曾 經滄海難 為水除却 巫山不是 雲取次花 叢懶回顧 半緣修道 半緣君生 固是一片 有心人也 中一作武

虞初志

卷五

嬰嬰傳

掃葉山房石印

李卓吾評
難道一見
便是報恩

附錄
元徵之營
鶯詩云殷
紅淺碧舊
衣裳取次
梳頭雅淡
粧夜合帶
烟籠曉日
牡丹經雨
泣殘陽依
稀似笑還
非笑彷彿
聞香不是
香頻動橫
波嬌不語
等閑教見

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氏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

小兒郎
湯若士評
情甚淋漓
語甚文秀

袁石公評
屬句傳情

原是偷香

妙訣

附錄春詞

二首春來

頻到宋家

東垂袖開

懷待好風

鶯藏柳暗

無人語惟

有墻花滿

樹紅

深院無人

艸樹光嬌

鶯不語趁

陰藏等閒

弄水浮花

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
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
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
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
句。怨慕者久之。若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
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
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
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
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
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為我告之。無幾。紅
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
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

片流出門
前賺阮郎
李卓吾評
常言大奸
似忠大詐
似信今又
知大妖似
貞
湯若士評
滋味正在
此若容易
上手便等
家常茶飯
李卓吾評
鶯之嬌態
張之怯狀
千古欲生
袁石公評
前招之而
拒此拒之
而就那人
倒會顛倒
風流
並枕同衾

之婢信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猶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

一作設衾
枕為安

湯若士評

嬌態如畫

袁石公評

鶯之動人

處只是個

莊嚴

袁石公評

不言之痛

勝於悲啼

屠赤水評

正是別淚

傾江海行

雲蔽華嵩

李卓吾評

媚殺妖殺

自應心醉

神迷

又評

胡然而天

也胡然而

帝也

湯若士評

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

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

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諾然而愁怨之容動

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

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

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

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

亦罕形見異時燭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

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

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

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

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

古如笙簧
袁石公評
妙在曲方
始而輒亂
曲未終而
輒止寡鵠
即孤鴻即
泣鸞悲鳳
即是當年
離恨譜
袁石公評
清詞亮節
玉壺春米
未足喻此
湯若士評
寫情筆筆
堪洎
李卓吾評
世上有如
是女子乎
世上有如
是文章乎
附考
援琴相如

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
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
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
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
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
積悲歎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
弃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誨之下或勉
為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寤之間亦多叙感咽離憂之思綢繆
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
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數鄙薄之志
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
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

事投梭高氏
有美女謝
鯤挑之女
投梭折其
兩齒
屠赤水評
永歌之義
甚於慟哭
如長沙汨
羅指陳情
事聽者肌
骨陡然
約音句束
也
敬一作俾
袁石公評
崔氏一絨
是荆山璧
是豐城劍
希世珍寶
斷然不可
埋沒張發
其書非暴

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
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儻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
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
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
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移。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約。文竹茶碾子
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敬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
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通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鐘。千里神
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其書
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娘詩一絕云。清
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
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

其醜有神
馬以行乎

其間矣

屠赤水評

會真一詩

其姿韻翻

翩如落花

飛絮其哀

情楚楚如

叩角吹笳

李卓吾評

詩如文文

如人人又

如詩如文

大奇大奇

移履一作

移腕覺新

附考

周靈王太

子晉好吹

笙作鳳鳴

游伊洛間
道士浮丘
公接以上

低樹漸葱。朧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嚮輕風。絳節隨
 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綉龍。瑶
 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
 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廻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
 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蚕朱暖更融。氣清蘭葉馥。
 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情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
 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縵繆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
 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
 曛。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暮暮臨塘草。飄飄
 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澗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
 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稔特與張厚。
 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

嵩山 蕭史善吹 簫能致鳳 鳳穆公妻 以弄玉後 隨鳳飛去 袁石公評 張亦腐甚 殷之辛周 之幽縱無 妲己哀如 寧不亡乎 等亡耳則 妲己哀如 得死所以 東坡云足 以易一死 是也 屠赤水評 風華中却 道出蒲團 上話 袁石公評 張負崔非

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娶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弃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余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鸞鷲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鸞鷲。公垂以命篇。歌曰。

伯勞飛。蓬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窓嬌。女字鸞鷲。金雀姬。鬟年十七。

崔負張至求見不出亦應悔甚矣

湯若士評到此愈見

深悲極怨

李卓吾評

一夥俗人

袁石公評

生平恨無

此過此過

如何可補

鍾瑞先評

此傳得漢

鄉演為北

劇風流絕

豔遂作千

古相思史

附考

霍王元軌受太宗恩

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

或謂元微之通其從母之女假張生以自表耳余按樂天作微之母鄭

夫人誌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此為微之自表

無疑者宋王銍性之之拜昭昭信矣

李卓吾評 嘗言吳道子顧虎頭只畫得有形象的至如相思情狀無

形無象微之畫來的的欲真躍躍欲有吳道子顧虎頭又退數十舍矣

霍小玉傳

唐蔣防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

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

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

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

遇亦云渥矣後雖坐徒黔州其子緒為江都王純為安定王餘皆爵為公緒孫暉復嗣王累世王既為霍王女雖不甚收錄分資遣居自非烟花中人物也傳何得以娼字目之袁石公評追風挾策四字靈氣襲人屠赤水評鮑娘便僻巧言只數

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為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金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為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資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東閒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

虞初志

卷五

霍小玉傳

六

掃葉山房石印

語已見大略

袁石公評

先論格調

是善覓佳

壻者

屠赤水評

風流如許

殊不似薄

倖虧心

湯若士評

謔語倩媚

袁石公評

至此插入

鳥語點染

有色是忙

裏偷閒

湯若士評

逐處點綴

簸弄生姿

袁石公評

烟花聚合

自少一種

珍重莊嚴

躍交井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諷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李郎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為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為榮。」遂命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射人。既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

之趣惟其合之易所

以離之亦

易

又評

嬌滴滴千

古媚姿宛

然眉睫

屠赤水評

素羅床畔

解粉汗枕

前滋此景

此情負心

時亦應念

及

袁石公評

致泣前魚

雖青樓常

態小玉固

是情種斷

非是流

又評

業已盟心

何必復為

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

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

歌初不肯母固疆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憇息

間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叙

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為巫

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娼家自知非匹今以色

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

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

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練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

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

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

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

虞初志

卷五

霍小玉傳

七

掃葉山房石印

盟約褰幄
執燭亦太

着忙矣
附考

異聞集云
宋亭間紙

有組成界
道之烏絲

關相傳為
越姬所製

屠赤水評
忽見項頭

楊柳色悔
教夫婿覓

封侯撫景
傷情益增

離索
袁石公評

猿啼鶴淚
一字九迴

真不堪再
讀

屠赤水評
盧氏姿態

虞初志

卷五

霍小玉傳

七

掃葉山房石印

變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
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
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
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
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
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
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
秦晉亦未為晚妾便捨棄人事翦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
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
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
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
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遂巡不敢辭讓遂

不知於玉 若何一以 負心冤死 一以庭訟 遣歸李郎 尚得有人 道否
袁石公評 為李郎計 稟白其母 延置側室 定亦小玉 所甘欲斷 其望真薄 侍郎矣
屠赤水評 上鬟去此 幾何世事 翻覆如許
袁石公評 語語嗚咽 李生有媿 玉工矣

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為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王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紗。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紗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紗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

虞初志

卷五

霍小玉傳

掃葉山房石印

虞初志

卷五

霍小玉傳

掃葉山房石印

屠赤水評
盟誓無憑
情緣無便
崔之告其
寬心剗耶
抑劍腸刀
即
袁石公評
時阻勢隔
亦情之常
不令人通
慚恥忍割
則負心之
極矣
又評
豈特己人
還是俗漢
想李郎當

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為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馬時
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
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
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問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
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數曰
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
綿慙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
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
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
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遮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
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
棄致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於此足下宜為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

日亦偶擅才名霍故錯認為風流媚耳青眼負心白頭致恨風流安在哉屠赤水評寫出豪士一個生像臧晉叔評小玉能作有情癡黃衫客能作有情豪袁石公評到此際小玉未死十郎先欲死矣屠赤水評不特崔生見憐鬼神亦以誠告

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翦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弊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弊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車走推入車門便令鑰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僦勉之間彊為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

虞初志

卷五

霍小玉傳

九

掃葉山房石印

矣小玉信
之不疑晨
起粧束只
此一片熱
腸李郎亦
應折死
袁石公評
寫出這段
光景令人
心髓墮地
李郎李郎
何以為情
屠赤水評
恐道子長
康指畫此
景不出十
郎對此活
活剛出肝
腸
袁石公評
生為怨婦
死為怨鬼
嗟嗟小玉
枉却一死

側須人忽聞生來歛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
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歛歛
頃之有酒榖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
因遂陟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為
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
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
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
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置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為之縞素旦夕
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舊石榴
裙紫襍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
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
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

矣湯若士評
恍惚一見
悽然數語
使人銷魂
極矣
袁石公評
冤哉盧氏
何遷怒至
此而李郎
竟無恙豈
愛緣猶未
盡耶
湯若士評
數物艷異
甚
又評
風流薄倖
古稱馬鄉
較十郎薄
乎云爾矣

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諭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班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背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所解覆營於牀周廻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

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袁石公評 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阿黑暮年咏也

柳氏傳

唐許堯佐

湯若士評
傳甚文俠
論更慷慨

袁石公評
彼柳姬者
是張拂一
流人

李卓吾評
郎才女貌
原相應求
第王孫一
贈千古難
遇耳

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託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為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產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適意焉李生素重翊無所怯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生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悅柳氏之色柳氏慕

屠赤水評
老手段老
面皮
李卓吾評
篇中喜處
驚處恨處
種種畫出
袁石公評
妙常寄跡
女貞鶯鶯
寄跡普救
柳姬又寄
跡法靈佛
寺中觀音
其屢現矣
湯若士評
猿啼夜月
袁石公評
情至之語
悽惋不勝
屠赤水評
想此際尚
未攀折何
不還珠合

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侔君之來也。翊以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之食，鶯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翦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益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為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延佇柳氏所止，欽想不已。偶於龍首崗見蒼頭以駝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叱利，阻同車者，請詰旦。

虞初志

卷五

柳氏傳

十一

掃葉山房石印

虞初志

卷五

柳氏傳

十一

掃葉山房石印

浦袁石公評

此時柳當

墮車李當

攀轅交頸

長號一慟

而絕那得

揮手而去

李卓吾評

許中丞義

勇糾糾唯

崑崙奴古

押衙二人

千載可相

伯仲

屠赤水評

快人哉快

心哉讀至

此可盡一

斗

袁石公評

王孫之贈

非難虞侯
之俠絕少

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
 當遂永訣願真誠念乃迴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鞞鞞目斷意迷失
 於魂魄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彊應之然意色
 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
 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
 騎徑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袵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
 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
 鞍馬逸塵斷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
 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叱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大驚曰吾平
 生所難事後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
 列參佐累彰勲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兗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
 遐邇率化將軍沙叱利兗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為之政臣

若第一顧盼嗚咽了局令我碎玉斗而頭觸柱矣又評尋常打發尚不能不切齒於沙叱利屠赤水評腐絕如此假道學何用

屠赤水評具如許丰

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之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許俊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論曰柳氏志防閒而不克者也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侯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袁石公評 虞侯一舉便去璧復還破鏡重合俠烈人亦不乏風流趣味也

非烟傳

唐皇甫放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

安擅如許
長技賞音
者當浮十
大白細嚼
之

袁石公評
此句多少
含情令我
狂欲死

湯若士評
幾樣戲名
便動大不
要說戲中
詩句
屠赤水評
一首新詩
倩作媒即
此便是供
狀

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
 隣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
 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息焉乃厚賂
 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為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
 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
 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
 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
 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益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
 乃復醕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
 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
 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
 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

湯若士評
韻致悠然

屠赤水評
情景俱佳

袁石公評
百般嬌娜
態描在七
言中

屠赤水評
逸才雲上
遠韻風歸

袁石公評
式煞風流
烟鄉讀之
只怕風流
轉劇

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憑
 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久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
 恨小庭前沈沈良夜同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
 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
 牋詩曰無力嚴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軟
 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為迴絨
 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靚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
 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
 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倘况
 寸心書豈能盡兼持非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封蟬錦綠
 蛾嗔叩頭與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媪既得迴報徑齎詣烟閣中
 武生為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

又評
讀此簡才
思更高象
君當顏汗
屠赤水評
工麗之極

湯若士評
意致翻飛
袁石公評
斷不是有
意送郎歸
畢竟是無
計留郎住
正所謂最
是五更留
不住向人
枕伴着衣
裳是也

烟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
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為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遂
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
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
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
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
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媪含達於象象覽書及
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媪促步
而笑至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
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
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
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背缸解幌盡繾綣之

屠赤水評
玉扣含羞
解銀缸帶
笑吹此等
良緣惜其
不可多得

湯若士評
非鍾情人
不能道此

屠赤水評
才子佳人
彼此酬和
如是周歲
為樂已極
此真造物
所忌女奴
之告若或
使之

袁石公評
此際若背

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揖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洽。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托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藥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矣。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為魚鳥不知人神相助，或景物寓目。哥詩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迨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

缸解愧決不止搏得半襦象之脫幸也又評可憐一箇烟鄉竟爾珠沉玉碎古來美婦人玉兒被縊綠珠墜樓大約如是嗟乎烟鄉差可自慰屠赤水評崔生解人也千古而下猶自憐惜況在當日奚忍相嘲李生之暴空固宜

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急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致殞後數日葬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湯若士評 綵箋詩句映帶甚佳

袁石公評 風藻郁起當是陸倕青樓管筆



國家圖書館



004758346

